

苏俄的文艺论战



未名叢刊之一

蘇俄的文藝論戰

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

任國楨譯

一九二七年三月再版，一千五百零一至四千五百本

前記

俄國既經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其時的急務是鐵和血，文藝簡直可以說在麻痺狀態中。但也有 *imaginist* (想像派) 和 *futurist* (未來派) 試行活動，一時執了文壇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勢就一變了，文藝頓有生氣，最興盛的是左翼未來派，後有機關雜誌曰烈夫，——即連結 *Levy front is-kustv* 的頭字的略語，意義是藝術的左翼戰線，——就是專一猛烈地宣傳 *constructivism* (構成主義) 的藝術和革命底內容的文學的。

但烈夫的發生，也很經過許多波瀾和變遷。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反動，是政府和工商階級的嚴酷的迫壓，于是特殊的藝術也出現了：象徵主義，神祕主義，

變態性慾主義。又四五年，爲改革這一般的趣味起見，印象派終于出而開火，在戰鬥狀態中者三整年，末後成爲未來派，對於舊的生活組織更加以激烈的攻擊，第一次的雜誌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名曰批社會趣味的嘴巴！

舊社會對於這一類改革者，自然用盡一切手段，給以罵詈和誣謗；政府也出而干涉，並禁雜誌的刊行；但資本家，却其實毫未覺到這批頰的痛苦。然而未來派依然繼續奮鬥，至二月革命後，始分爲左右兩派。右翼派與民主主義者共鳴了。左翼派則在十月革命時受了波爾雪維藝術的洗禮，于是編成左翼隊，守着新藝術的左翼戰線，以十月二十五日開始活動，這就是「烈夫」的起原。

但「烈夫」的正式除幕，——機關雜誌的發行，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此後即動作日加活潑了。那主張的要旨，在推倒舊來的傳統，毀棄那欺騙國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資產階級藝術，而建設起現今的新的活藝術來。所以他們自稱爲藝術即生活的創造者，誕生日就是十月，在這日宣言自由的藝術，名之曰無產階

級的革命藝術。

不獨文藝，中國至于蘇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間或有人欣幸他資本制度的復活。任國楨君獨能就俄國的雜誌中選譯文論三篇，使我們藉此稍稍知道他們文壇上論辯的大概，實在是最爲有益的事，——至少是對於留心世界文藝的人們。別有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一篇，是用 *Marxism* 于文藝的研究的，因爲可供讀者連類的參考，也就一併附上了。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魯迅記。

小 引

從去年來，在蘇俄的各派學者中，關於藝術的問題，起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大論戰。加入這個論戰的有三大隊：一隊是『烈夫』雜誌，一隊是『納巴斯徒』雜誌，一隊是『真理報』(Pravda)。今擇各派關於藝術問題的主要論文，試各譯一篇，以饗讀者。錯誤之處，自知不免，希讀者恕之。茲將三派所下的藝術定義和他們的見點，略述如下：

『烈夫』雜誌社是將來主義派的機關：對壘的主將是褚沙克，鐵捷克。他們下的藝術定義：藝術不是認識生活的方法，是創造生活的方法。他們不承認有寫實，不承認有客觀。反對寫實，提倡宣傳，否認客觀，經驗，標定主觀，意志。除消內

容換上主張，除消形式換上目的。他們的主張，就是反對死的，冷靜的，呆板的事實，注意人類的將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共產主義參在藝術的範圍內，反對一切非勞動階級的文學。

『納巴斯徒』的理論家有維陀夫，瓦進，烈烈威支以及其他。他們的藝術定義就是藝術有階級的性質，藝術是宣傳某種政略的武器。無所謂內容，不過是觀念罷了。著作家應當描寫階級的生活，應當研究政治的問題，應當把共產主義的政略加入藝術的問題內（在藝術的問題中，『納巴斯徒』的政略有四條，見下第二譯文，茲不贅述）。

『真理報』是蘇俄的機關報，迎敵的大將是瓦浪司基，他說：『藝術如同科學一樣，是客觀的，是寫實的，是憑經驗的。』……『藝術最先是認識生活的方法。』……『藝術有內容和形式。』……『內容恰與形式相稱，就是內容恰與藝術的客觀真理相稱。』……『藝術家應當照美學的眼光估定藝術作品的價值。』……『著作家能把

高上的學說連到認識生活，這才謂之真藝術家。」這就是瓦浪司基所下的藝術的定義。

除此三派而外，還有蒲力汗諾夫派的藝術問題。後來我再介紹給讀書先生們。

任國楨識。 一九二四，十，九。

目 錄

蘇俄的文藝論戰

文學與藝術

褚沙克……………一

文學與藝術

阿衛巴赫等……………九

認識生活的藝術與今代

瓦浪司基……………二一

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

瓦勒夫松……………六三

文學與藝術

楮沙克(Chu-jak)著

培養什麼呢？

——討論在文藝範圍內蘇俄左黨（譯者注：共產黨）的政略。——

祇要看最近蘇俄的文學，最好是看蘇俄青年的作品，那麼，一定想左黨有急速干預藝術的建設之必要。

站在培養共產主義的地位（託羅斯基 Tolsky 的態度），左黨可以袖手旁觀任非左黨的作家影響牠的青年和共產青年會嗎？（參看『青年衛軍』雜誌。）可以令蘇俄的青年沾染非左黨的文學的彩色嗎？各派的同志，以各人的意見，敢說暫時文學的無方就是造成文學衰落的原因嗎？

決不能的。

不為增高創造生活的最新價值計，就是為自衛計，為保護蘇俄的青年計，為保

護左黨的希望和牠的事業計，我們亦應當自動地干預現在藝術的組織。

在這里，我以『保護』二字來解說革命的行為，彷彿願意以消極的態度從事似的。但是勞動階級的戰勝，不是以『防衛』就能作到的，還得明白藝術是最精銳的武器，要操在衝鋒階級的手裏的，沒有這般兵器，就是先定自己的敗仗。

這種主張是我極端贊成的，而非我的同志認為背逆不道的。無論如何，這種主張遲早要作左黨的根本思想。

關於文學方面特別地應有此種思想。

在文學方面首先是組織的問題。

這樣，現在討論文學的作品罷，——在文學的範圍內如同在其他的範圍內一樣，左黨不爲什麼畸輕畸重之分的，主要的作品是誰作，自然是工人，共產黨人或同志們。但是因爲共產黨的命運與勞動階級的命運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其他各派，左黨不過應當把牠們拉入黨隊裏，分散在勞動階級內或是暫時利用牠們的，所以無

產階級的組織端賴左黨的贊助，左黨的重要希望亦要根據在勞動階級的大心上。左黨首先要以專門的文學供給勞動階級，要以相當的科學智識教育勞動階級，對於尚在草創時期的勞動階級的文學左黨也應該特別地注意。

我們的同志說：『——我們不需要粗笨的藝術！』

同志們，不要着急，大匠不是天生的，不是忽然作到的，要有人，藝術才會發達。注意勞工的藝術多，貴族式的藝術就會少！如果勞動階級還沒有自己需要的藝術，就應當把牠想出來……

組織文學的問題是如此。

現在要討論實際上的問題。

實際上的問題，就是應當把根本重要的題目放在左黨在文學上的政略之內。

這個根本重要的題目是從每各著作家（共產黨的或是牠的同志的）要求很明確的方針的。

各著作家，無論他是誰，祇要他是描寫勞動界，不但他應當確實地知道他要說什麼，並且應當知道他要作什麼。就是——施用一定的什麼樣的勢力去影響讀者的情感，引起什麼樣的反映去影響到什麼方面，不但在作品的共同和大體上要如此，就是在各部分上（描寫不關重要的一事一物）也要如此。文藝家猶如科學家，應當有精密的邏輯，要『無懈可擊』，不要『與人以口實』，也不要以這部分或那部分（或是成見太重，或是反映的分量太多反成偏見的性質，或是其他矛盾的見解）壞了根本的方針。文藝家應以科學方法去闡明（也應接續地發明）現有的（影響讀者的）文學方式，應當確知因果的關係。

不要說什麼神託，不要說什麼神祕。所不知的應當求之知。『文藝作品』的神祕法則可以借演化唯物觀打破的，可以本人類操縱物質的原則否認的，可以根據階級的技術推翻的。這種說法並不是否認本能（『感覺』），但是本能亦不能逃出那根本的『藝術是認識生活』之範圍的。

藝術認識了生活就創造生活的。但是創造生活必須有方法和可靠的方略。唯物觀和共產黨（馬克思派）的方略不許無產階級有『述而不作』的態度，也不許牠離開創造生活的途徑。所謂純美主義不是創造階級的事，就是所謂客觀主義也不是創造階級所常知。認識以外還有『推知』。根據認識的法則，可以推知一切的，但是創造是祇要創造自己的，創造自己的根基的，創造自己的規範的。在文學上所有關於純美主義的那種說法，不但理論上是空洞的，就是事實上也是有損無益的（因為使人不注意重要的和創造的），這種說法不過『鑑賞家』的一種笑談罷了。文學認識了生活，就創造生活。

依此可以推知其他。

隨着各時代的政體和（各時代的）方略的標準，階級文學和臨時文學的方針是輾轉更換的。（或是雷厲風行地進到第一步，或是退歸第二步。）

訓練改革的意志，訓練創造的決心，這就是今日階級文學上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非共產黨還未肅清和勞動階級還沒有奮鬥的精神之處的時期，左黨特別地得立在戰線上，爲組織政黨，左黨得利用能歸實用的種種方法：

訓練無產階級的意志去戰勝一切；

養成無產階級對於創造和生活的趣味；

標定勞動階級的文學。

文學是標定意志的，這就是今日左黨的根本政略。消極的政略，雖然左黨不得已而實行，不過暫時的權變罷了……不但模倣力別台夫波良（Lebedev—Polian）的畢力涅克（Pileniak）派的文學不能承認，就是在左黨和半左黨的雜誌上那些不關痛癢而且更有害的文學也應與以抨擊。在雜誌上左黨不應登錄那些離開創造的和生活的文學，也不應載別一種空空洞洞的徒冒『攜手，世界的勞動階級』招牌的文學。

文學是標定意志的，就是注重將來，本諸動作的。

注重將來是不許養成文學的惰性，因爲惰性能令人失掉動作的精神，一定要使

革命的事業變了價值。

本諸動作是與唯心派奮鬥的，是與已過的文學奮鬥的。

由此觀之，左黨的政略是隨着今日生活的狀況生出來的，而左黨政略的目的是有條件的和暫時的。但是這些目的是獨斷地去支配生活的。

爲必要的藝術和文學而奮鬥，就是爲必要的建設而奮鬥。眼前的社會基礎的戰爭平靜後，爲建設而奮鬥，是日趨于緊迫了。

過去是如此，將來也要如此。

同志們！毋要忘！